

回归创作初心 打造融合舞台

——评浙江卫视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

施羽

2021年12月25日，以华语流行音乐人“合作竞演+社交分享”为主题的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邀请了26位华语流行音乐唱作人、歌手、乐队成员，以“乐队”为节目表演形态，每期不同的音乐人按照规则组成乐队竞演歌曲，并在赛后共同入住音乐社区，分享和音乐、成长、情感等相关的

话题。节目将音乐竞演综艺的竞技性、真人秀节目的场景化和脱口秀节目的话题性相结合，凭借实力音乐人的注意力吸引、优质音乐作品的持续输出、音乐人真诚的情感分享等看点迅速推动了节目的热度和口碑，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和音乐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浙江方案。《闪光的乐队》的开播，显示出浙江卫视在音乐综

艺领域开发的持续创意能力。

一、基石：优质音乐作品的持续输出

音乐综艺节目出圈和赢得口碑的基石是音乐作品，音乐作品的艺术性、美誉度和生命力决定了音乐综艺节目的质量底色。2021年12月25日的节目中，在表演舞台，国内三代摇滚乐主唱张楚、周晓鸥、梁龙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爱不爱我》《仙儿》组合演绎，呈现的是内地摇滚乐的历史与现实、经典与传承、坚守与创新的风貌。2022年1月1日的节目中，在竞演舞台，3位新生代音乐人唐汉霄、马伯骞、王靖雯演绎歌曲《漠河舞厅》。作品将念白、说唱、钢琴演奏融入舞台效果，使作品氤氲着老电影般的艺术质感。1月8日的竞演舞台，中生代流行音乐人杨坤和杨丞琳合作《萱草花》，赋予作品以角色感和情节性，即将出嫁的女儿的倾诉和不舍的老父亲的呢喃使作品充盈着饱满的情感。不仅仅是这3首作品，整体来看，《闪光的乐队》3期节目中演绎的音乐作品，不但诚意满满，而且是具有较高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佳作。

作品的出圈源自于节目的设计和赛制的保证。首先是人的因素。《闪光的乐队》聚拢的26位优秀音乐人，为节目持续输出优质音乐作品奠定了基础。这26位音乐人的组合从音乐类型看，有摇滚、流行、嘻哈、国风等不同曲风唱作者；在年龄层次上将处于当打之年的中生代音乐人、具有较高音乐素养的新生代音乐人和业已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前辈音乐人相结合；在音乐素养上既有声乐实力出众的实力唱将，也有技术精湛的乐队乐手，还有精通制作的唱作人。不同性别、不同经历、来自两岸三地和华语文化圈的音乐人组合，遵循流行音乐本身的创作规律和演绎要求，规避流量、市场等因素对人员构成的影响，回归音乐综艺的初心。

跨圈层的音乐人组合为音乐作品创作提供了可能性，节目规则设计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闪光的乐队》以“乐队”为设计中心，打破了音乐人人际关系和演绎风格的舒适区，给26位音乐人自由组合营造空间。因此在节目中，可以看到吴莫愁和梁龙对国际化和本土风格相结合的舞台演绎；看到李玉刚和符龙

飞对昆曲和摇滚的梦幻融合；看到品冠和焦迈奇跨越年龄鸿沟的风格统一。变化塑造了可能性，为节目带来可看性。

二、模式：融合带来看点的多元

《闪光的乐队》是一档以音乐竞演为核心的节目，优质音乐作品的持续输出成为吸引受众的直接来源。不仅于此，节目将竞演、真人秀和脱口秀相融合的模式设计为节目叠加多元的看点，而这些看点又有效地协同在作品的整体风格当中。

首先是真人秀。节目要求音乐人共同入住音乐社区，规避了赶场式、程序化的表演形态，将表演回归为音乐人的生活日常。第一期节目中，作为室友的萧敬腾和王琳凯合作演绎《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镜头记录了两人如遇知音，晚上通宵练习的场景。这一场景，既真实还原两位音乐人痴迷音乐的日常状态，同时补充叙述了两人为呈现完美表演舞台的前端过程，又展现音乐人之间纯粹又炽热的交往关系。

其次是脱口秀。节目中音乐人在竞演之后回到社区围炉夜话，真诚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第一期节目，梁龙跟大家讲述自己从东北一路奋斗打拼的历程。第二期节目，杨坤深情回忆陈琳对他的提携和帮助。情感故事的分享弥合了观众对于音乐人“台前”和“幕后”的身份想象，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对节目的黏性。同时，音乐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给大家提供了互相交往的机会。无论是真人秀、还是脱口秀，均与竞演统一于一个主题，就是回归音乐人音乐合作的初心，以音乐的方式交友，为音乐创作实现更多的可能性。现代语汇中，常常说“双向奔赴”，而在传统语汇中，则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三、文化：音乐综艺的气质养成

《闪光的乐队》节目的竞演环节，当两组PK的乐队表演完毕后，其他音乐人组成的乐队要对其进行投票打分。音乐人在认真分析评价完两首表演曲目后，以实名的方式进行投票。作为专业的音乐人，以实名的方式严肃投票，他们的选择凸显了节目的追求：什么才是更好的音乐作品。周晓鸥、张碧晨的《我还年轻我

还年轻》与杨丞琳、杨坤的《萱草花》PK。周晓鸥和张碧晨作为实力唱将，高音惊艳、低音浑厚，歌曲诠释真诚，但仍输给了《萱草花》。原因就在于音乐人在评价时说的，前者仅有音乐性，而后者更叠加了情感性和故事性。将专业的领域交给专业，《闪光的乐队》抛掉了负载于作品创作之上的众多元素，仅保留音乐创作本身。

正是在这一理念下，音乐界的新人、前辈才能共聚一堂。上世纪80年代“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和两位新人乐手合作打磨作品，仍能保持谦卑之心；作为队长的张震岳、王琳凯、萧敬腾在选择队员时遭遇拒绝，是音乐人在名气、流量之外更多考量合作的可能性和音乐风格的匹配性；金润吉、朱星杰在组队获胜之后仍然选择分开，因为匹配的音乐理念远大于输赢和得失。以音乐的名义聚合，寻找音乐跨界融合的可能性，磨砺更具音乐性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档音乐综艺的气质养成。

近年来，尽管音乐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但音乐生产的浮躁和快餐化、音乐人的流量追求等因素减缓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脚步，也使音乐作品失去成为经典的土壤。《闪光的乐队》重启了情感的意义，无论是音乐人的情感叙事，还是音乐作品的情绪表达，又或是团队

间的惺惺相惜，节目希冀与观众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其中，作为种种符号化呈现的音乐类型代表着不同的风格，而这些形式各异的风格又体现出不同代际音乐审美的差异。可以说，真正能够打动观众、触动观众的节目离不开情感共鸣的激发、情感力量的延展，而节目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它为观众构建了与音乐感知、沟通、相连的空间，使得不同代际的群体均能从中找到情绪同频共振的音乐作品，实现个体与群体的认同感，以满足情感的双向交流。《闪光的乐队》在融合的名义下，积极寻找创新的可能性，寻找流行音乐迭代的路径，回归音乐创作本身，并且持续挖掘共情的价值，是这档节目最大的文化意义。

不过从前3期节目的口碑来看，节目名为《闪光的乐队》，实则并未完全突出“乐队”二字。从观众对于乐队固有的理解来看，主唱、伴唱、乐手、乐器演奏共同构成了乐队的内涵。而节目中所呈现的一些音乐组合，更多的是强调音乐人的演唱合作，通过音乐社交碰撞新的音乐灵感，淡化了“乐队”的集体感和标识性，有名不副实之感。因此，挖掘乐队的整体性，回归乐队真正的模式，强化乐队之间的互动性和凝聚力，才能有助于节目后续口碑的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